

风物 深度

普丁时代俄罗斯文学：后现代，同志，异议者，与爱戴普丁的突变者

这是世界末日，但关于这点无人知晓。只因，早已无人幸存。



1970年代，列宁格勒的地下铁。摄：CM Dixon/Heritage Images via Getty Images

特约撰稿人 白樵 发自台北 | 2022-04-28

普丁 俄罗斯

白樵：台湾作家，曾就学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斯拉夫语文学系，国立莫斯科大学语言学系，巴黎索邦大学斯拉夫研

究。现从事翻译，编舞等工作。曾获时报文学奖，钟肇政文学奖首奖。已出版小说集《末日储藏室》，即将出版散文集《风葛雪罗》。

俄国文学之于多数华语读者，犹如受封于寒原冻土，抑或蜂蜡琥珀般的凝脂时光。普希金，托尔斯泰，杜斯托也夫斯基，契诃夫乃建立意象的中流砥柱。果戈里，阿赫马托娃，茨维塔耶娃，魔幻作品《大师与玛格里特》与《齐瓦哥医生》，则属钟情此道的信徒，方能识得之密语。

其余关乎此地的文学想像，已被逃跑的“鼻”（果戈里小说），“白痴”，“卡拉马助夫兄弟们”（此两部为杜斯托也夫斯基小说）与“带小狗的女人”（契诃夫小说），赶至远远幽冥不见天影。

我在新世纪俄国行，风尘仆仆赶至莫斯科大学，在那老旧、总是日照不足的边间语言系教室，女教授们自编选的讲义中，拾起一颗颗晕彩熠魅如黑水晶的陌生之名。再数年后的巴黎十七区，索邦大学斯拉夫研究所过度宽敞的硕班讨论室里，又捞补，浮游荒井边沿的未明暖物。以下介绍的，是苏联解体后三十年俄罗斯文学一瞥，其中1990年代诸位作家活跃至今，只是由那时讲起，至新世纪普丁时代，异议者有之，而原本异议、后突然转为威权附逆者亦有之。





《齐瓦哥医生》作家鲍里斯·巴斯特纳克。图：网上图片

后解离：俄式后现代主义，崩坏，与精神分裂

嘲讽，抄袭，黑色幽默，语言游戏，人格分裂，庞杂的互文性……相较囊括以上特质的欧美“后现代主义”道统，俄罗斯青出于蓝，其后现代主义更多沿袭的是旧哥德式小说，属于侦探惊悚类型文学，法国黑色小说（roman noir）的暗黑之心。

政治递嬗与思想冲突是新型艺术的生长契机。曾经上个世纪，帝国刚刚瓦解（20世纪初）与赫鲁雪夫执政（1950-1960年代）之后审查制度松绑，这两个时期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文学生态，与之相应分别出现白银时代（1900-1920时期的俄国文学）与解冻时期（1953 - 1958年，此概念沿用伊里雅·艾伦布之作《解冻》 - 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《Оттепель》），均成为俄国文化的重要分水岭。

无独有偶，1990年苏联解体，政治体制的“崩盘”亦造成当时文学作品道德上与人物性格上的“崩坏”与“精神分裂”的特质。俄国学者多将这时期的作品归类为“后现代主义”。

嘲讽，抄袭，黑色幽默，语言游戏，人格分裂，庞杂的互文性……相较囊括以上特质的欧美“后现代主义”道统，俄罗斯青出于蓝，麤融在地精髓，兀自绽放。本质层面，俄国后现代主义更多沿袭的是旧哥德式小说，属于侦探惊悚类型文学，法国黑色小说（roman noir）道统的暗黑之心。

正如欧美后现代性萌生于1970年代，解体前的苏联境内已有同步标志这种特质的先锋作品：萨沙·索科洛夫于1976年出版了地下著作《愚人学校》（Саша Соколов《Школа для дураков》），韦内迪克特·叶拉菲耶夫1973年先于以色列出版《莫斯科至皮图什基》（Венедикт Ерофеев《Москва - Петушки》）。至1990年代，作家弗拉基米尔·沙罗金（Владимир Сорокин）与维克多·佩列文（В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）则可称是此类文学的集大成者。

台湾中学世界史课本里曾有一帧相片，是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民众排队在买面包，照片上成群身裹厚重冬衣、戴著毛毡帽的民众乌压成群，回绕商舖待购面包之景，在笔者脑中如鬼魅徘徊难离，晦涩成像。而作家沙罗金1983年于法国出版的早期成名小说《队伍》（《Очередь》）也类似场景，以无主体多声部、全对话式的情境，临摹铁幕日常。

共产体制解离后，沙罗金1990年代以降的作品褪除了旧俄社会的写实主义影响。短篇小说集《盛宴》（《Пир》）探讨往昔文学传统里罕见的饮食文化，肢解女儿大宴宾客的夫妇，将人体秽物烹制成繁复程序的晚席餐点。植物，字母，工程硬体，政治标语，祷词……皆被近似日本动漫Anime的超现实文字风格再现为可食之物。

“我知晓，我当然，不是个作家。我操控文学的过程与既有传统大相径庭。每位作家拥有自我风格，那能被辨识。我却随时改变。”——沙罗金

后现代之于作者，更可见于圣彼得堡报章《接班》（Смена）对沙罗金的个人专访，沙罗金这样定位自己：“我知晓，我当然，不是个作家。我操控文学的过程与既有传统大相径庭。每位作家拥有自我风格，那能被辨识。我却随时改变。我认为自己是种依附，从活于每个作家体内的寄生兽。”

与沙罗金类似的，同期的文学翘楚佩列文也是难被界定和归类的作家。佩列文的写作横跨各文体，广受民众爱载，数篇作品于新世纪作为IP被影视化，例如小说《查帕耶夫与虚空》（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）被美国导演Tony Pemberton拍摄成电影《佛陀的小指》，但同时，缔造了销售奇迹的佩列文却极少受访，私生活低调神秘。

多变亦如沙罗金，佩列文常探讨二重性与多重世界相交之边界，《查帕耶夫与虚空》的主角同时身处1990年代与1918年俄国内战时期。其作品形式融合了神话、戏剧、拟仿与嘲讽作，文本具高度知识性，常可循诸如纳博科夫、布尔加乔夫、普希金乃至荣格、康德、莎士比亚等人的互文性。

尤有甚者，佩列文深受东方思潮影响，旁征博引《易经》、《道德经》、《金刚经》与《西藏生死书》，将佛学关乎真实世界的虚幻本质与平行世界等观念推至极限。“空性”于佩列文，更是一切真相的缺席。

噙嘛呢呗咪吽。 夜晚的力量，白日的力量，相同的鸡巴玩意。

六字箴言拼贴跳接粗鄙语汇，正是佩列文的绝对文体暴力。



作家皮特鲁雪夫斯卡娅。图：网上图片

1990年代之后：阴性显影

但俄国境内多数的女性创作者就没有如此幸运了，许多作家皆被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的巨大身影遮蔽，较少受学界关注。此情景至苏联解体后大有改善。

口/号/译/者/对/俄/国/文/学/家/的/印/象/，/而/止/少/了/口/报/时/期/的/时/人/阿/娜/与/儿/娃/一/次/维/塔/耶/娃。但纵观俄国文学史，女性作者不曾缺席。19世纪初，文化活动络绎不绝的莫斯科有出刊为期十年、锁定女性读者为主要市场的《仕女杂志》（«Дамский журнал»），诗人克拉斯诺娃（Екатерина Краснова，亦是诗人亚历山大·布洛克的亲戚）、克柳可娃（Ольга Крюкова）等人的作品皆刊登于此。

共产体制下，作家维拉·帕诺娃（Вера Панова）屡次斩获最高荣誉史达林奖，解冻时期亦有以回忆录三部曲《迈向与远方之路》享誉盛名的布鲁史坦（Александра Бруштейн «Дорога уходит в даль...»）。俄罗斯离散作家群像里，莫斯科出生成长、后于内战期移民巴黎的爱尔莎·特理欧蕾（曾与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相恋），更成为荣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首位女作家。

但俄国境内多数的女性创作者就没有如此幸运了，许多作家皆被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的巨大身影遮蔽，较少受学界关注。此情景至苏联解体后大有改善。共产主义末期，1990年代延伸至新世纪，女性作者头角峥嵘，无论于文坛、学界还是市场上皆各有胜场。皮特鲁雪夫斯卡娅（Людмила Петрушевская）、托尔斯塔娅（Татьяна Толстая）、乌利茨卡娅（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）与吉娜·卢宾娜（Дина Рубина）更是探究当代俄国文学语境所必经的沿途风景。

皮特鲁雪夫斯卡娅笔下人物走至官样角色逆反处，带有边缘扭曲性格，炯炯直视贫穷、丑陋与社会藏污纳垢之隅。她笔锋如针谿，带刺拖钩，将女性深埋入里的幽微情绪，对彼此的怨怼与恨，一一扯拉而出，直至开肠破肚。

其中，年纪最长的皮特鲁雪夫斯卡娅与托尔斯塔娅的作品，除了后现代性，亦常被归类于新潮（новая волна）的非主流文学（альтернатив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）。非主流文学主要是指与官方文学切割，而成为与社会写实主义对立的反英雄角色。

皮特鲁雪夫斯卡娅于二战前出生，幼时家产被充公，辗转于各亲戚居所，更曾被安置于孤儿院，家中成员有人成了思觉失调患者，有人惨遭活埋。她历经大饥荒，乞讨于街。她笔下形塑的人物走至官样角色逆反处，带有边缘扭曲性格，炯炯直视贫穷、丑陋与社会藏污纳垢之隅。她笔锋如针谿，带刺拖钩，将女性深埋入里的幽微情绪，对彼此的怨怼与恨，一一扯拉而出，直至开肠破肚。

相较皮特鲁雪夫斯卡娅的暗黑绝望，有研究者以为托尔斯塔娅之作更富人道主义与同理心，其角色即使身处逆境，仍未失去生活信仰与对未来的憧憬。玩笑、嘲讽、童话寓言，皆属拆解托尔斯塔娅著作时能掘出的必然要素。产量较少的她，至今唯一的长篇小说《Кысь》出版于千禧年，被誉为新世纪俄国后现代主义与反乌托邦的经典。

在作品中，语言敏感，擅长文字游戏的托尔斯塔娅杂融多种方言，自创全新语汇描绘“大爆炸”后两百年的

莫斯科。破败木篱农舍里，主角班尼迪克为抄写员，负责将幸存之书一一腾下，呈报予新领袖。班尼迪克隶属爆炸前出生的“前代人”，前代人食鼠，徒增岁月却未衰且不老。而爆炸后的生者其形各异：半脸者，全身覆耳之人，生公鸡冠者，亦有四肢装备马具手脚并行之半兽人。故事主线行进于班尼迪克的居家生活与职场环境。

猛兽成为市镇居民梦魇，Кысь本尊却未曾现迹，仅存于居民的话语底，被间接形塑，描绘，传递。有学者认为此作是托尔斯塔娅以架空未来之姿，暗讽过去关乎俄国知识份子与历代苏联首领的处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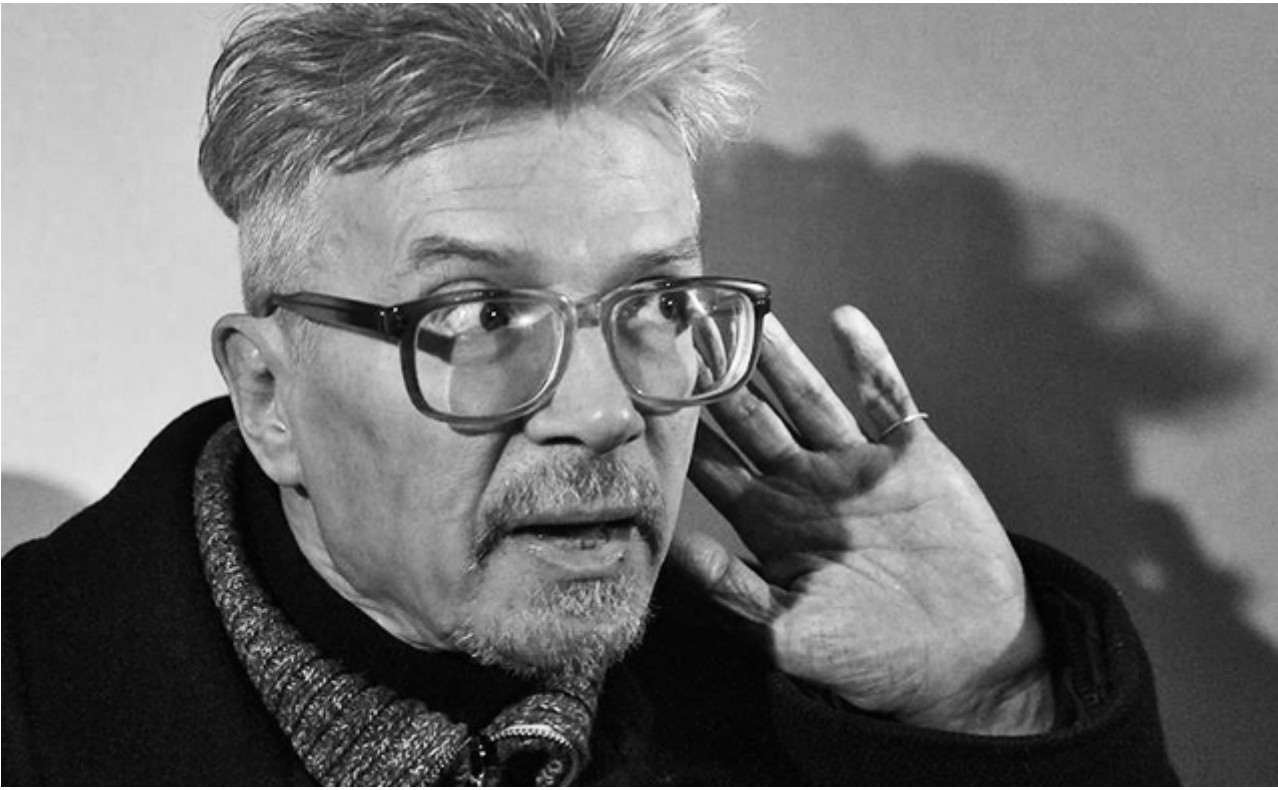
作品名《Кысь》有其准确翻译的不可能性（美国译为《slynx》，中国则译为《野猫经》）。Кысь，托尔斯塔娅拣字之际便已颠覆俄语。受前后子母音互相软化、硬化的严谨语音规则影响，кысь一词本应写为“кись”。此词从虚空生，但熟谙俄语者或可与猫鸣声“кис кис”或猫类暱称“киска”做联想。文本内，Кысь为埋伏荒野深林之兽，惯于暗处袭人，伤者落魄无魂。猛兽成为市镇居民梦魇，Кысь本尊却未曾现迹，仅存于居民的话语底，被间接形塑，描绘，传递。有学者认为此作是托尔斯塔娅以架空未来之姿，暗讽过去关乎俄国知识份子与历代苏联首领的处境，评价两极。

乌利茨卡娅与吉娜·卢宾娜同为当代俄国犹太裔作家。前者出生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，后者则生于乌兹别克，两人风格较少指涉后现代性。其中，乌利茨卡娅之作不仅关注女性处境，更以诸多面向招魂，数度重返苏联现场，作品有结合了19世纪古典写实主义与传统神话的《美迪亚和她的孩子们》（«Медя и её дети»）；百年家族萨迦（saga）《雅可夫的梯子》（«Лестница Якова»）与《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》（«Казус Кукоцкого»）；也有直指犹太议题、天主教信仰与离散文化的《翻译官丹尼尔·史坦》（«Даниэль Штейн, переводчик»）；而《索涅奇卡》（«Сонечка»）等作则以工笔细描情爱故事。

创作高产量、拥有以色列国籍的吉娜·卢宾娜，行文风格则与前述作家迥异，从而经常被归类于大众文学，属于“以人为本，主题置后”的创作选择。她擅长刻画人性，形塑巷里易寻、能与读者产生高度共鸣的市井人物，剧情本身却易流于窠臼与套路。

塔什干，耶路萨冷，布拉格，威尼斯，莫斯科……吉娜·卢宾娜笔下高度流动的异国风景，恰巧以反义来呈现了苏联人（homo sovieticus）在铁幕时期将西方文化视为精神余毒、当异国崇拜禁忌解放后的过度补偿心理。





作家里摩诺夫。图：网上图片

新世纪歧义：新富豪、布尔乔亚与同志文学

……对话元素

介于我

与我之间

关于我俩皆陌生且不感兴趣的

物体

——葛凉—丹娜·辛格尔（аля-Дана Зингер），摘自女同志诗歌选《Le Lyu Li》

越过1990年代，21世纪滂沱而来，随疾风烈雨同落的，是往昔被视为包裹艳泽糖衣、害人匪浅的欧美思想。冷战造成的距离与禁忌，也同时深凿出一般俄国民众对美国文化的无比好奇。千禧年后的莫斯科与圣彼得堡街头，随处可见驰骋Mini Cooper与各式敞篷跑车的富家子弟，效仿Paris Hilton，校园内穿全套粉嫩juicy couture运动套装的少女结队成群。有别民谣与摇滚，嘻哈文化进驻，电视节目轮番播送混血大众偶像提马提（Тимати）等人的饶舌歌曲；街上多了滑板族，墙角炸染开一片片斑斓无比的高耸喷漆涂鸦。

钟情于剧集《欲望城市》（Sex and the City）、真人恋爱实境、音乐选秀与各种美式类型片，俄罗斯大众开始巨量复制属于自己的二创大众文化。生活中，跨国连锁产业进驻，快速时尚扎营，原始文化身份游移。新世纪前十年，有以亚克桑娜·萝柏斯基（Оксана Робски）、米纳耶夫（Сергей Минаев）为

首的“奢华文学”（гламу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）风潮。正如英国歌手Robbie Williams戏谑吟唱曲《Party like a Russian》唱的，古柯碱、设计师华服、顶级餐厅、夜店与无尽滥交，作家们以极简语汇，勾勒出莫斯科西部近郊卢博柳夫卡（Рублёвка）的新富豪与布尔乔亚生活样貌。

欧美思维亦冲垮禁锢已久的道德藩篱，同志文学突破以往的地下活动与自印刊物型态（самиздат），开始于公领域举办群众活动，并于文坛开嗓，拉扯出被噤声已久之音。多位同志作家（其书写主题并未绝对与此认同相关）如德米特利·库兹敏（Дмитрий Кузьмин），伊里仰宁（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янен），寇纳拿夫（Николай Кононов），纷获安德烈·别礼文学奖（премия Андрея Белого）的殊荣——这是苏联时期至今、不受审查制度影响的第一个独立文学奖。

2007年，由两位女诗人德尼索娃（Анастасия Денисова）与贾基烈娃（Надежда Дягилева）策划的首届女同志诗歌节，于圣彼得堡举办。历经两届活动，促成以同志为主目标族群的克维尔出版社（Квир），刊印了首部女同志诗歌选《Le Lyu Li》（《Ле Лю Ли》）。

近年更有作家乌汉诺夫（Сергей Уханов）重返俄国暗黑之心传统，出版涉及同志议题的作品《黑洩》（《Чёрная молофья》）；也有作家兼出版者身份的克拉波特金（Константин Кропоткин）凭借新型国产社交平台Telegram，经营同志文学议题部落格。

我爱过一名女外科医师

而她却仅愿成为朋友

如此爱怜切下部分躯体

趁我因爱与热情渐渐失去知觉时

——斯维塔·利特瓦克（Света Литвак），摘自女同志诗歌选《Le Lyu Li》

异议作家们：活灵魂

俄国境内，除了如低压笼罩民间的政治宣传，内部更充斥狂热的弥赛亚意识形态，认为俄罗斯为神选民族，随时能为崇高的心灵道德牺牲自我，进而拔刀杀戮。

性别多元化即使依然属于小众，但随著此趋势发展的同时，俄罗斯国人的政治异议声浪也更加强烈。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的战争与今年的乌克兰战事，都促成不少作家公然表达对普丁政权所谓“俄国式民主”的不满。

拥有乔治亚血统、极富盛名的侦探小说与历史小说家阿库宁（Борис Акунин），深觉长年执政坐拥大权的普丁，身旁圈围起为私欲遮蔽真相、不惜向总统灌输假讯息的官僚群体（假信息如乌克兰境内是满满的法西斯主义者与药物滥用者）。阿库宁以为普丁此时出兵，就心理层面与社会成因而言，与19世纪尼古拉一世在位时发动的克里米亚战争无异。

身兼电台电视主持人、评论者的作家德米特里·毕可夫（Дмитрий Быков）也是公开异议分子，他曾以长篇小说《ЖД》荣获俄罗斯重量级文学奖“大书奖”，这部作品的名字为两个俄语字母，作者并未讲明是什么缩写，但美国译为《活灵魂》，或是与果戈里的《死灵魂》对比。就毕可夫之言，俄国境内，除了如低压笼罩民间的政治宣传，内部更充斥狂热的弥赛亚意识形态，认为俄罗斯为神选民族，随时能为崇高的心灵道德牺牲自我，进而拔刀杀戮——一切均出于爱。从此意识形态出发，普丁遣兵入境乌克兰，亦是源自解救同胞于水深火热的伟大动机。

反普丁游行群众身影里，更能寻觅到作家巴布钱科（Аркадий Бабченко）的身影，他曾参与过第二次车臣战争，出版相关著作，随后也在2008年的南奥塞提亚冲突事件中担任战地记者。

突变者：从异议者成为普丁拥趸

这样公开表态的他，近十年来却是在普丁麾下展开政治生涯，2016年入文化部公共委员会，近年更参加修宪委员会。

只是有时，反方特殊身份不过是阶段性表征。

作家里摩诺夫（Эдуард Лимонов）曾引起法国著名作家艾曼纽·卡黑尔（Emmanuel Carrère）关注、曾获法国三大文学奖之一荷诺多文学奖（prix Renaudot），本来也是资深异议份子。他以自己生平为素材，书写了以自身姓氏为名的传记小说《里摩诺夫》。他久居纽约与巴黎，待苏联解体方归国，此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，组建民族布尔什维克党——该党于新世纪初被普丁判定为恐怖激进份子而遭解散。他又于2006至2008年间投入“不同意者游行”，甚至曾欲参选总统（后遭阻拦）。

岂料2012年起，里摩诺夫突然发生戏剧性转变，他自那时突然开始公开表示对普丁政府的支持与爱戴，反对乌克兰亲欧盟运动，支持2014年普丁政府并吞克里米亚与顿巴斯之战。眼见当时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（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）颓颓老矣，里摩诺夫更呼吁俄国一举拿下哈萨克北部地区。

里摩诺夫因这些举动被抨击为法西斯主义者，而他自嘲激进份子与“复活预言者”，认为普丁仅是繁复权力结构中担任对外的“门面”角色，俄罗斯政治经济实际是掌握在企业家费里德曼（Фридман）、列别捷夫

(Лебедев)、阿布拉莫维奇 (Абрамович) 等三十位氏族手中。所有政策实由三十氏族反复密室商权，再由普丁统一对外公布。

“普丁之后，或由梅德维杰夫，抑或瓦伦金娜·马特维延科 (Валентина Матвиенко) 接班。”复活预言者如是说。



作家裴里列宾。图：网上图片

这种转变，也见于作家裴里列宾 (Захар Прилепин) 的生涯轨迹。裴里列宾的成名作《桑奇亚》

(Санья) 描写了乡村出生、22岁的桑奇亚，参加极左派青年政治运动，从街头抗议转型至持械抗争的反叛道路。裴里列宾曾在 2010年接受《对谈者》(собеседник) 访问时公然表示：“普丁即系统，改革始于系统，俄国需要公开的政治空间，言论自由，独立媒体与自由议会”。

但这样公开表态的他，近十年来却是在普丁麾下展开政治生涯，2016年入文化部公共委员会，近年更参加修宪委员会。

裴里列宾疑似反犹太主义者，更曾公开谴责同志婚姻伤天害理，遂以明文入宪将同志婚姻禁止。当他被问及缘何近年立场转变，他声称是起自2014年起俄国境内爱国份子与激进自由派两相拉扯所造成的严重对立，而他念兹在兹的，仅仅是捍卫异性恋一夫一妻制等传统价，而他所主张的捍卫的具体形式，亦即武力介入。

并非尾声

历时三个半月，乌克兰的炮声仍隆隆。父母亲暂褪子女衣，提笔，于幼小背脊上，抄写下电话号码，并以拉丁字拼凑出稚嫩的名。

在俄罗斯，沙罗金拾起画笔；皮特鲁雪夫斯卡娅拾起画笔——她画了张普丁的政治插图。

有人想起几年前，曾有名光头男子全身赤条于初冬凛凛，他孤削而坐，弯腰，将铁钉穿入阴囊并固置于红场石地。抗议国家警察，抗议，他喊——不远处，列宁墓里诸神垂泣。

北方民众忆及十二年前某夏夜，当铸造厂桥缓缓升起，联邦调查局正对面，矗立起庞然65乘25米、以白漆泼洒为框的巨型阳具——在桥升的短短二十三秒啊，他们窃窃私语，称是名为“战争”的艺术团体所为。

公然表达对执政者不满的乌利茨卡娅移居柏林。

苍霜短发，身穿灰色高领毛衣，她以低沉嗓音喃念近作：

这是世界末日，但关于这点无人知晓。只因，早已无人幸存。